版式设计：于永波 校对：王玥璁
邮箱：ksktxxbfk@163.com
克什克腾信息

散文

永远的马家沟

■丁建华

马家沟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出生，长大，直到20年前我大学毕业后我家举家搬至经棚镇。

我的两个女儿都没有去过那里，但她们特别熟悉这个地名，因为她们都喜欢《射雕英雄传》。每当穆念慈开始她的碎碎念“杨康，我们回牛家村吧”，我的女儿们就会说“妈妈，我们回马家沟吧！”

是啊，该回马家沟看看了，我已经离开那里二十年了。

驱车踏上回家路，不到两个小时，我就看到了路牌“乌兰哈吉盖村”，这是我所在村子的学名。我听爸爸说，离乌兰哈吉盖村委会大约六七里，是我奶奶家的祖上马家居住的地方，“马家沟”因此得名，以此为参照物，便有了后来的马家沟沟脑，马家沟梁下，马家沟梁上。后来这个地方被赋予了一个蒙古族名字——乌兰哈吉盖村，但我们习惯上仍叫这里马家沟。

就是这两个小时的车程，当年却是极难走的。客车只有一班，途经许多村子。来往经棚办事的，乘坐的都是这班车。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在经棚一中读高中，我需要乘坐这辆车的时候，不是放假就是开学，车总是拥挤。我家不是始发站，20个座位不足的车子常常要“坐”六七十人，座位自然是没有的，能双脚着地已是幸运至极的事。路上随时停车拉人，司机甚至会说“门口的往后走走，装上前面这两个人”，仿佛车上的不是乘客，而是货物。有时门口的人实在挪不动，售票员也会招呼等车的从车窗上车。

进了村子，我发现往日坑坑洼洼的土路都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房屋也都整整齐齐，很多人家的院子里都有小轿车。最让我意外的，是村口停着一辆明黄色的校车，几个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陆续续向车边走。问了前来接我的同学延华，我才知道这是来接学生返校的校车。

“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啊，上学还有校车接送。”我感慨。

“是啊，哪像咱们上学那会儿啊！”延华说。

我初中在上头地中学读书，住校。每十一天放假一次，放三天，有时爸爸妈妈会骑自行车接我，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和小伙伴一起步行。去学校时背着重重的包，里面是妈妈给装的好吃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可以给孩子带的吃的东西实在少之又少，我的包里最贵重的东西是肉干（那要等谁家的牛或马不小心摔断了腿，不能再养了，才会杀了吃肉），其次是苹果鸡蛋等，总是不变的是妈妈烙的发面饼和自家做的咸菜。三十多里路，我们总是走走停停，歇下来就吃东西，到了学校包里只剩下饼和咸菜了。

说着话到了延华家，映入眼帘的是漂亮的大瓦房，宽敞的院子。院子里有果树，塑料大棚，大棚里的菜绿油油的。屋里干净整洁，家电一应俱全。茶几上摆着新鲜的水果。

我们聊起小时候的苦日子，不免感慨今非昔比。我知道她家是村里生活条件特别好的，延华在村委会上班，丈夫是医生。我问她普通人家生活水平怎么样，她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每家都吃喝不愁了。

“谢永军家都用两个冰柜冻肉了。”她说。

我乐了，说：“这真是个有代表性的变化啊！”

想起我们小时候，吃新鲜肉只能等杀猪过年，即便是过年，也吃得很节制，因为每家的猪都是一年的油水。后来我家开商店，买了冰柜存放雪糕，偏偏那时经常停电，距离我家两公里的地方有个变压器总是出问题，为了防止雪糕化掉，我爸便总是骑着自行车找人修理，那时候大多数人家还没有冰柜，大家还想不到为什么我爸那么关心有没有电，所以总是有人问我爸“丁老师，你家咋就那么需要点亮儿，买个蜡烛不行呀？”

我问延华家里还种地吗，她说种，但再也不是原来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做方式了。

“春天用播种机播，除草防虫用的是无人机，秋收一次性就颗粒归仓了，比以前简单多了。”延华说。

确实简单多了，我家种地的时候，春天是牛或马拉犁翻土，我爸扶犁，我妈用点葫芦撒种子；端午节前后耪地，一锄一锄地松土；之后是拔草，捋燕麦，然后是顶着烈日一镰刀一镰刀地割麦子，接着是拉地，打场……当年，我割麦子累到腰都快断了时，躺在捆好的麦个子上想的是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

如今，这样的生活总算到头了，即使仍旧在土地上的乡亲，也用不着像我们当年那么辛苦了。机械化代替了人力，从土地上解放的乡亲们也有时间去村里的活动室打打球或在门前的石台阶上玩玩扑克了。

要吃饭了，延华为我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她说鸡是自家养的，牛肉柿子汤里的西红柿是自己秋天从菜园里摘了储存的，新鲜的小白菜来自院子里的塑料大棚……满桌子绿色食品，令人艳羡。

我说当年我家的菜园里只能种点白菜，冬天腌成酸菜。吃个豆腐都要等到过年，实在是太苦了。延华说他们现在过年也做豆腐，黄豆是自家种的。

“虽说豆腐不是稀罕物了，但自己做的比买的好吃，也让过年更有仪式感一些。”

听了延华的话，我满心欢喜。觉得这里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却永久不变。就像我给编辑老师报名说我要写书声乡乌兰哈吉盖村，老师提醒我乌兰哈吉盖已经属于土城子了时，我想，老家不论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哪里，她都是永远的马家沟，永远在我心里。

乌兰哈吉盖村基本概况：乌兰哈吉盖村，乌兰即红色，哈吉盖即山坡，译为红色的山坡，位于土城子镇最南端，海拔1548米，占地7.5公顷，户籍数586，人口数1384，常住176户、401人，耕地面积11317.2亩，林地面积11535亩，草牧场面积13683亩。汉族、蒙古族、满族多民族杂居于此，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10%。辖十二个村民组，以蒙古族命名的有长撒拉、哈达沟和乌兰之根。早在200多年前，蒙古族人在这里落户，取名乌兰之根，土地改革时归老三区领导。解放后，成立书声公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成立乌兰之根大队，1992年分乡，归上头地乡管辖，改名为乌兰哈吉盖村。乌兰哈吉盖村以农业为主，到2021年底，人均纯收入11056元，集体经济收入11万元。

散文

『福』字当头幸福来

■巩广增

过黑水桥奔乌兰布统方向，一条路过富盛永，途经芝瑞镇的几个村，一条路过福盛号途经红山子乡全境。一“富”一“福”分属两个乡镇，一左一右像敞开的两扇幸福门。沿西拉沐沦河逆流而上，开门见福，便到了红山子乡管辖的福盛号村。

西拉沐沦河，养育了世代的福盛号子民，从贫穷羸弱到兴旺富裕。这里的人们多为移民后裔，大多来自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自清代中晚期起，来塞外借地垦荒，开店营商。随着农耕区日益壮大，零散的农家逐步形成集中的村落。

这里曾经是重要的旅蒙商商道。经棚至多伦，经棚至围场两条商路，从经棚过西拉沐沦河，经过福盛号。福盛号做为经棚商号“福”字号的分号，商业地位举足轻重。

所谓的商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条商路在当时，也只是能够通过牛马车的土石路。道之崎岖难行，路之险恶陡峭，是可想而知的。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阻挡住客商们来去的脚步。这条路在福盛号村沿途就有天盛店、福盛号、刘家店、唐家店、老号子店等店铺，或经商或为客商提供住宿歇脚之处。这些店铺的形成，证明当时这条商路的兴盛繁华。

在这条古老的商道上，一代代旅蒙商人用他们的无畏和坚持，在漫长的岁月里，繁荣着经棚地区的经济，在塞上草原开启了“腾”商的未来之门。

当时旅蒙商人出行，谓之曰“出拨子”，“出拨子”就是以“拨”为单位的行商团伙。他们携带着烟酒糖茶、金银首饰、铜铁制品、针头线脑等生活必需品，深入牧区与牧民做买卖，同时收购当地的土畜产品转销内地。客商们结队而行，或车或驼，满载货物，来回到此住宿歇脚。他们顺应季节更替，根据当地人所需，来转运物品，兑现他们的承诺与担当。旅蒙商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当时经贸的发展，更使蒙汉各族人民互相增加了了解，加强了往来。对民族互信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当地老人讲，这条商路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土匪的袭扰。民国时期，纪洪恩、纪洪世两个匪首，手下聚集二百多乌合之众，在福盛号这一带，杀人放火，抢劫客商，无恶不做。一九四六年，解放军区小分队张国昌政委，在福盛号与土匪遭遇，由于叛徒出卖，壮烈牺牲。为了缅怀烈士，福盛号村曾叫国昌村。

烈士的鲜血换来了人民的安居乐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实惠。原来坑洼不平，狭窄坡陡的旅蒙商路，如今已是柏油铺就、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旅游公路。它南通233国道，北接303国道。远方的游客，或组团或自驾或骑行纷至沓来，一览这原生态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一品这纯天然无公害的山珍野味，农家特色。每当节假日时，人拥车挤，欢声笑语，一片繁华热闹景象。

西拉沐沦河养育了一方儿女。龙口漂流被誉为克什克腾第一漂，是最早借助河流开展旅游服务的一家企业。上游自龙口电站起，下游至老号子店，全长四公里。一路山水相伴，延绵而去。西拉沐沦河水更是清澈见底，鱼儿自由嬉戏，两岸绿树依依，时有野兔、野鸡在树丛中出没，野鸭、水鸟从水中掠起。漂流的人坐着橡皮艇，在湍急的河水上顺势而下，有惊而无险，刺激而开心，一种“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激情油然而生，自然别有一番韵味。这是一帧活生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水墨丹青！

漂流给这里的旅游业带来了活力。祖辈的经商理念，在后辈人的思维里得到了延续。骑马、射箭、篝火、歌舞、垂钓等娱乐休闲项目积极兴起。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亲身体验，骑上温驯的蒙古马，行走在青山绿水间，体会那份难得的恬淡悠闲，怡然自得。射箭是力与美的有机结合，当你弯弓搭箭，瞄准靶心时，自然会产生一种弯弓射雕的豪迈；当傍晚的篝火熊熊燃起，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无论相识的、不相识的，无论汉族人、蒙族人、回族人……都齐聚在篝火周围，载歌载舞，激情飞扬。民族团结之花，在这里悄然绽放！

老号子店，是商号的历史遗存，如今是福盛号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当地人把兄弟排行最小的称为“老嘎达”“老耗子”。耗子精明乖巧，精于算计，也是人们对商人的别样称谓，虽褒贬不一，却各有千秋。商人、商道蕴含于各自的感悟中光大传承。

在“万军农家乐”，坐北朝南的三间主人住宅正对院子大门，东侧是供游客就餐的餐厅。这是四间门口朝西的厢房，房上是红色的彩钢瓦，前脸是白色的塑钢窗，浅蓝色的室外门。虽不是朱梁画栋，飞檐翘角。确多了几分远离喧嚣的简洁清净，更接地气。对饱受超节奏压力的城里人，是一个轻松减压的好去处。

户主卢万军介绍，这个农家乐餐饮是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的，整个旅游季节下来，能收入三、四万元。主食以当地的莜面、荞面为主。蔬菜也是当地的山野菜。不难想象，蘑菇、黄花、蕨菜、带黄……五颜六色的自然珍品烹来满室清香，一桌子纯天然的味道，食之欲罢不能，别时回味无穷。食客们定是流连忘返，望菜兴叹。党的富民政策，给这里的群众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机，幸福满满！

勤劳朴实的福盛号人，始终把绿色作为自己的发展底色。六棵树村民组的老党员陈万良老人讲，这里六十年代，生态破坏的最为严重，一年四季风沙满天，植被大面积被沙化。土地贫瘠，收成微薄，家家缺吃少穿，生活苦不堪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里的群众开始在沙地上栽松插柳，种草禁牧。随着一代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到九十年代生态基本得到了恢复，这里的天渐渐蓝了，水渐渐清了，山渐渐绿了，人们渐渐地吃的饱穿的暖了。

如今的福盛号村，四季空气清新，望去碧水蓝天，处处树木繁茂，林间鸟语花香，村巷道路平坦，户户屋舍俨然。最美就是秋天了，田间机械轰鸣，圈舍里羊肥牛壮，金黄的粮食堆放满院。那悠然的原野百草芬芳，沁人心脾。百鸟相鸣，动听悦耳。狍子、野鹿三五出没。更有那多姿的山岭，吸引着远方的游客来观光拍摄。那枫叶的绯红，桦林的明黄，松柏的浓绿，还有那或灰、或褐斑斓的岩石，勾勒出一幅天然的、多彩的山村画卷。

福盛号村基本概况：红山子乡福盛号村曾是旅蒙商路的集散地。福盛号作为商号的名称，曾经是经棚商号“福”字号的分号。烈士张国昌政委牺牲于福盛号，福盛号又称国昌村。这里的村民大多来自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后裔。全村总面积30.2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4万亩，草牧场7.8万亩。下辖8个村民组。户籍人口308户，1028人。常住人口216户，580人。全村村以种养业、旅游业为主导产业。到2021年末，全村人均纯收入16500元，集体经济收入40万元。

散文

乡情依依

■张广成

克什克腾是塞外边城，亦是旅游胜地--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她除了众多的景区之外，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还很多，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发掘。

庆华--克什克腾旗原三义公社的一个大队，我把她视为第二故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我在这下乡三年。虽然那时还不到二十岁，但体味到的东西却很多很全，我把它当做人生的起点。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被两山夹峙在中间，就在这沟筒子两边，却有着好多的事情流传。

民国之初，经棚始设县，县辖五区，区辖牌，庆华就是第一区管辖的一个牌，名为恩扣肯尔户牌，庆华之名是解放后改的名字。她坐落在县街西部，辖八个小队，离县街最远处五十华里左右，这是我记忆中的印象。我们下乡之初，给人的感觉就是新鲜，天高云淡，绿草如茵，水流潺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与农民打成了一片，她的神秘面纱被一一揭开……

神秘之一，庆华出了个老旗长。老旗长，阿拉腾额其尔，汉名博雅卿，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据《克什克腾旗志》记载，他幼年曾当过喇嘛，后还俗到旗公署当笔帖士，因为学习努力，不久即成为蒙汉兼通的公职人员。民国初年任克旗公署副协理、协理。因其为人忠厚，处事公道，深得各族人民信赖。在世时，本旗乡绅及工商两界在旗公署后山为其镌石立碑，以彰其德。民国十九年（1930年），他还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的蒙藏会议，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尤其是在克什克腾旗，他掩护了境内的共产党员免遭屠杀。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伪满康德10年），他还担任过伪兴安西省民生厅长。在克旗，说阿拉腾额其尔的名子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一题老旗长，几乎尽人皆知。他是进步人士，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朋友。我下乡以后，听说了他的一些事：他的家住在庆华大队所在地的三义号，离我们青年点也就三里之遥。据说在克什克腾旗解放前夕，他遵从在省城的晚辈和亲属的意见，把家里的土地和资财都分给了老百姓，受到人民的欢迎。只是在土改时由于执行了极左路线，他还是未幸免于难，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悲剧。

2010年前后，阿拉腾额其尔的后人儿子女儿来克旗三义庆华祭奠父亲，当时的三义乡领导参加了这一系列活动。他们站立在坟前，久久不愿离去，六十多年了，他们终于回到了家，家是游子永久的牵挂。不管怎么说，这是对老人魂灵的慰藉，先生也能含笑九泉了！

神秘之二，路级三的儿子桩子在庆华。路级三，蒙古族，克什克腾人，1884年生，曾任扎萨克梅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从1922年起，他分三批组织人员去莫斯科留学，通过与蒙古国乔巴桑元帅的关系，建立起经棚与乌兰巴托的经济联系，并以此为掩护，帮助了很多革命党人。解放后的1946年，路级三从北京回到克旗，因夫人长期有病，儿子疯癫，以后一直没出来工作，1962年病逝于克旗。1978年左右，我正在那里当知青，偶然的一天，我见到了路级三的儿子桩子。一看就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当时他披着一床棉被，帮着继父放牛，瞅着确实可怜，这真是命运捉弄人！他继父说，这孩子小时候享福太过了，连玩儿的小车的轱辘都是月饼做的。现在吃东西你不给他抢过来他就没完没了的吃下去，没个够。果不其然，他从我们起出的芥菜疙瘩里拿了个芥菜，蹭吧蹭吧就吃，直到他继父喊了一声“桩子撵牛去”他才住手。这目不忍睹的场面着实让人心酸。路级三是为克旗做过贡献的人，他的后代理应受到照顾。听说，五十年代初，自治区的领导曾派人寻找过路级三，让他出来工作，但由于家庭的原因也是没能如愿。路级三去世后，自治区的领导们也曾来过庆华，看望过桩子，但一看那个样，也无能为力，给了些钱走了。路级三是个走南闯北的人，见过世面，从外蒙古到经棚再到北京往返不断，他也不会想到最后的一天是什么样子。但路级三是为克什克腾做过贡献的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往事如烟，但柳绿花红之时，我们还是应该纪念那些浇灌她们的人！当鲜花盛开，满园春色的时候，我们能不想到扶持她的园丁嘛！我因此想到了唐代的司空图，他有一首诗写得好，值得深思：寄花寄酒喜新开，左把花枝右把杯。欲问花枝与杯酒，故人何得不同来。

神秘之三，苏联红军过境庆华。1945年8月，苏联红军经庆华进入经棚。据《克什克腾旗志》记载，过往的苏军有三万多人，为后贝加尔方面军第十七集团军左翼保障部队蒙古机械化骑兵集群。他们在通过庆华时，军民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他们用食品换取老百姓的东西，还参与在经棚成立维持会。苏军在东北解放和克什克腾的解放是立下过战功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克什克腾人是诚实厚道的，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时至今日，克什克腾人仍念念不忘苏联红军。我曾去过苏军经过的庆华沟脑，看着那窄窄的牛车道，使人很难相信机械化部队能通过。他们的来处应该是克旗的半截子沟牧场，再往西就是无边无际的草原了。美丽的克什克腾也撒下了苏联军人的汗水，这一切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还值得一题的是，在庆华的三义号，竟凭空长出了一棵紫檀树，它枝繁叶茂，打着扑棱长，只是没能成材。这种被蒙古族称为用钢针刺也不眨眼的南方树种，不知怎么来到了塞外，实在令人称奇！1979年我招工回城的时候，此树还十分茂盛，现在也不知其所终了。

人都是有感情的，回顾往昔，我在庆华生活了三年，与那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细想想，那里是家乡啊，那里就是家！

庆华，一个美丽独特的山村，山高林密，水流不息，是个令人向往的好地方。

数代思归幸得归，江山已改旧时非。桑梓惠我乡情重，行色欣然壮一围。近些年，春暖花开之时，我都约朋友们一起去庆华走一走看一看，看那里的山，看那里的水，看那里的人，思乡恋乡，意浓浓，情依依，是人的本能吧！

庆华村基本概况：庆华村位于经棚镇西部，全村总面积71.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720亩，草牧场8万亩。共辖9个村民组。全村户籍人口564户1164人，常住人口293户824人，以种养业为主，2021年人均纯收入11000元，集体经济收入38万元。

散文

“鹿影”飞奔的村庄

■ 向再春

白岔川是殷商民族的发祥地，三千多年的古老文明，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明碰撞交融的历史。万合永镇广义村，就坐落在白岔川中下游的奇山秀水之间。

山腹过云影，波光湛日华。
汲泉寻涧曲，樵路入云斜。

金代赵秉文的这首诗，描绘的正是气象万千的白岔川。出经棚镇向南，过普渡桥、乌兰坝，就到了万合永镇的广义村。

白岔川岩画久负盛名。广义村北面的一段石壁，黑色的玄武岩陡峭直立，高达数丈。石壁中一块仙桃形状的巨石上，绘有一群野鹿。大的健硕，小的灵动。四肢修长，鹿角峥嵘。每一只都活灵活现，生动逼真。其间两个骑马的猎人，或投掷标枪石块，或弯弓搭箭。两只猎犬往来奔突，追逐着鹿群。其中一只猎犬硕大无比，翘着长长的尾巴，张开大口。被追逐的鹿儿们惊恐万状，四散奔逃。

历史上的克什克腾旗，是北方游牧、狩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的地方。白岔川岩画，就生动形象地记录了这种文化形态。广义村的这幅岩画，虽年代久远，饱经风霜，但是上边的动物形象仍然清晰可见。特别是春夏时节，微雨连绵，镜面一样的石头，被雨水浸润，上面的图案就越加清晰！当地人称之为“鹿影”。在一百二十公里的白岔川，分布着近百组岩画，人们又把这里称为“百里画廊”。

“广义”是辽代县名。“辽太祖应天皇后以四征所俘人户置，曰广义，为上京道仪坤州附郭县。”《地理志》记载，仪坤州为辽应天皇后出生的地方。仪坤州遗址，位于现在万合永镇广义村的榆树林子组。这里川道开阔，地势坤厚，小村坐落于西山根下，河对面的东山，俨然一只亮开双翅的大鸟。南面诸峰，俊拔挺秀，犬牙差互，气象峥嵘，难以攀越。无论四时阴晴，都有蓝色雾气笼罩。村里曾发现过若干辽代文物，并存石狮一尊，村中还发现古井一口。榆树林子村后面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叫狮子沟的地方，就因这尊石狮子得名。每当人们路过，就会看见它孤零零地蹲在沟门，似乎在遥望那远去的辉煌岁月，发思古之幽情，让人感到无限惆怅。

传说康熙皇帝北巡塞罕坝，看到白岔川广义一带山水如画，有龙凤之象（辽代皇后述律平出生此地），又看到附近有一座小山，虽然不大，恰似凤头高昂，两翼山脉舒展，恰似凤凰双展翅。后边几道山岭绵延伸展，是凤凰长长的尾巴。担心这里再出龙凤，争夺大清江山。就降旨在这个凤头山顶建了一座神庙来镇压。这座庙在文革破四旧时被毁，后来大家又在原址上重建，里面供奉着龙母三娘塑像，祈求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遐迩一体，甩宾归王。乾隆十三年，大批汉人随着放垦涌入克什克腾旗，当然也来到白岔川这片土地。与其他兄弟民族相依相存，凭膏腴之土，赖百川之水，刀耕火种，放牧牛羊，开启了这片土地的农耕文明。三百年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也使得这里原始生态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孑遗下来的柏树、槭木等珍稀树种，幸存于崇山峻岭之间，已经显得弥足珍贵！

今天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广义村，就是辽代县名的沿袭。其实辽代这个县名，到了金代已经废除。县名用作村名，跨越百代，沿用至今。

人民公社时期，这里的老百姓口中流行一段顺口溜：“广义的车子大河的表，头地二地的小皮袄，万德城的毛驴满山跑。”形象地生动表达了当时生产大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现状。那时候，双合公社有五个生产大队，其中广义和大河最富裕，是白岔大川中下游两岸的富庶之地，所以大家骑车子，戴手表，是人人羡慕的好地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广义村乡风敦厚，和睦为邻。种地种谷，养儿供书，乡亲们重视子女教育。地灵则人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就有人考入重点大学，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白岔川，群山环绕，丘陵起伏，是典型的山地丘陵地貌。川道宽阔，南北两岸相距一两千米，最窄的地方也有几百米。川中冲积而成的平畴沃野，阡陌纵横，良田万顷。大川两边，两岸连绵的高山像母亲的臂弯，把一个个村落拥入怀中，形成了独特宜人的小气候，冬季平均气温比地势较高的经棚镇要高出两度左右。一条巨龙一样的大河徜徉其间，春日涛声不绝，浊浪滔滔，夏天百川灌河，护田绕绿。秋来草木萧疏，水落石出，冬季千山覆雪，白岔悬冰。

近年来，广义人封山育林，加强管护，牛羊舍饲圈养。山山岭岭，树木丛生，榛柴浓密，百草丰茂。春天，如果你来到双庙组的伯乐沟，曲径通幽，幽深邈远，眼前一片明艳。岭上开满映山红，远远看去，不是山上落云霞，必是织女抛丝带。悬崖峭壁上，有耸入云霄的古松古柏；山谷里，融化的雪水汩汩流淌，一树树榆钱，翠色欲滴；一树树梨花，落英缤纷，俨然世外桃源。

凝望这“鹿影”图，眼前浮现出远古的旷远绵邈。鳞潜羽翔，百兽欢跃。树木葱茏，野草茂盛，河水清流见底，山间泉水淙淙。林间山上，水边草地，到处可以见到成群的野鹿栖息，或觅食，或跳跃嬉戏，悠哉悠哉。正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凤鸣在竹，白驹食场。

悠悠千古东流去，百代广义今胜昔。广义村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物质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治本于农，务兹稼穑。以全面小康为基础，实行土地流转，规模化、绿色无公害种植。走上了乡村的振兴之路。

那远古石壁上的群鹿图，与现代规模化牛羊养殖相辉映，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一脉相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村民自主选择项目建设，昭乌达肉羊、西门塔尔肉牛，还有肉鸡，都实现了规模化养殖，成了新的支柱产业。走进村里，一栋栋养殖棚圈引人注目，蓝色的彩钢瓦棚顶，灰色的砖墙，保温又洁净。肉牛在暖圈里悠闲地晒着太阳，肉羊膘肥体硕，晃动着滚圆的身子。像这样的养殖棚圈全村已经达到三千二百多平方米。春天开河的时候，几百只白鹅在水渠边觅食，“鹅鹅鹅”响彻大河两岸，唤起一派生机，让人看到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优雅的环境，古朴的民风，整齐的街道，相连的店铺。医院和学校的高楼，矗立在白云蓝天下，青山绿水间。你会想起这样的诗句：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只是早已不见了茅檐草舍，到处都是青砖红瓦、窗明几净的新居了。那崖壁上的群鹿，也回到青山绿水中.....

广义村基本概况：广义村位于万合永镇南部，白岔河下游，村名是辽代县名“广义县”的沿袭。总土地面积67.1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7500亩，水浇地6500亩，辖砬根儿、双庙、榆树林子，裕顺广、广义、上马架子、和尚地、下马架子、朝代沟、卧铺梁等10个村民组。全村户籍人口794户，1780人，常住人口363户867人。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导。种植玉米、制种、谷子、马铃薯等作物，养殖肉牛、肉羊、肉鸡等。2021年人均纯收入11000元，集体经济年收入50000元。